

0
1 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deli

浙字02260122号 No.6230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第四冊



馮少墟集

第四冊

卷三

疑思錄



蜀公圖集卷三

卷三

卷三

卷三

卷三

卷三



馮少墟集卷三

阮紹文先生題款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語錄

疑思錄

疑思錄卷四

讀論語下

夫子稱顏子賢在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周茂叔教二程在尋仲尼顏子樂處後世學者以談玄為上乘以安貧為末節將屢空空字宗何



晏之說解作空虛無物之空如此不知于簞
瓢陋巷不改其樂將何以解乎故因顏子屢
夫空見顏子不動心求富胸中空虛無物則可
若丟過安貧懸空說空虛無物則生公說法
矣

廉一節耳為沾沾以安貧自多者發也若以貧
窶動心而求富而曰廉一節耳則無忌憚甚
矣

問顏淵後何以知子在遂不死曰惟顏淵後能

口于至然不化此頁子所必幾于聖人也文

問顏淵後何以知子在遂不死曰惟顏淵後能
知子在遂不死此顏子所以幾于聖人也故
夫子信之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
有是夫

吾以汝為死矣是夫子試顏子處曰子在回何
敢死則顏子居然孔子矣

讀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則當時聖門
都俞吁咈氣象宛然如見故曰要識唐虞垂
拱意春風原在仲尼居

曾點之詠而歸是泰莊周之逍遙遊是驕

曾點之志不可着迹看當得其趣于言外得其趣雖在師旅饑饉之時宗廟會同之際亦自有春風沂水之妙必然從容暇豫必不至張皇失措可見春風沂水這等趣味學者誠一時不可少

問克己復禮為仁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吾心自有之節文非外假也以其所自有而非外假也故曰復世儒不知其所自有也務華絕根欲襲而取之老子見世儒之襲取而亦

絕根欲襲而取之老子見世儒之襲取而亦

不知其所自有也乃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
之首欲培而去之斯二者就是已而欲培而
去之者其已為尤甚故夫子曰克己復禮為
仁此正所以救世儒之弊闢異端之失

不論禮與非禮要視就視要聽就聽要言就言
要動就動是無所忌憚之小人不論禮與非
禮要視就視要聽就聽要言就言要動就動
而曰悟後全無礙是惑世誣民之異端辨其
禮與非禮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

禮勿動是克己復禮之真儒

成人之美便是美故君子必成人之美成人之惡便是惡故君子不成人之惡

道人之善便是善故君子樂道人之善稱人之惡便是惡故君子惡稱人之惡

樂道人之善便是自家善處喜稱人之惡便是自家惡處

聞譽而喜便是自家不足譽處聞毀而怒便是自家可毀處

聖人死而後生惟是謙君子小人死而後生惟是

自家可毀處

聖人說知人難是兼君子小人說後世說知人難是單就小人一邊說不知君子小人都是難知的何獨只說小人難知孔子兼言舉錯子夏單言舉臯陶正是後世對症之藥

小人難知君子尤難知故曰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

夫子方說起正名子路便以為迂可見不見迂于賢者不謂之聖人知聖人之所為賢人便以為迂則知學聖人者其所為安得不見迂

于衆人若避衆人迂闊之譏只往不迂處做則軟斯操莽接踵矣

問學稼圃章大意曰士君子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只有此禮義信這道理若人人都學稼圃則這箇道理莫人承當由是無禮無義相詐相欺風俗日壞人心日偷便不成世界矣當斯時也彼學稼圃者雖欲優游于畝畝得乎大學說古人之學直欲明明德于天下中庸說致中和便天地位萬物育可見士君子

一身關係是重如可置天地生民于度外而

庸說致中和便天地位萬物育可見士君子
一身關係最重如何置天地生民于度外而
徒為一身一家計也學稼學圃樊遲意思品
格儘高但不免為一身一家計遂墮潔身亂
倫荷蓀丈人窠臼所以小了小人哉樊須也
不可與世俗小人並論

問居處恭一節胡註謂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
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何如曰天地以生
物為心而人得天地之心以為心故此愛人
一念真心是人之所以為人處故曰夫仁者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而孟子亦曰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至以乍見孺子入井一
念形容不忍處最為警醒可見人之所以為
人者惟有此仁而人之難與為仁者無它只
是將此本來一念愛人真心或牾亡之或阻
抑之所以操存不得一箇愛字所以仁之難
為耳故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總是所以操
存此一念的工夫先難後獲又是工夫中的
節度先難後獲如居處要恭就要得恭的效

愈九事要敬與人要忠就要得敬的忠的效

節度先難後獲如居處要恭就要得恭的效
驗執事要敬與人要忠就要得敬的忠的效
驗如是便是不先難後獲矣今將此三言分
為三次不知先難後獲者幹何事也以愛人
為最後是以已立已達為先立人達人為後
也可乎哉借曰愛人工夫用在別人身上所
以當後不知執事敬與人忠亦用在事上人
上何為獨先此又不可不辨者也或曰博愛
之謂仁又何也曰韓子博愛之說是博施濟
衆之說也夫子愛人之說是立人達人之說

也或又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又曰何也曰
愛人由己而由人乎哉夫子愛人之說蓋徹
內徹外徹始徹終而言也孟子不云乎惻隱
之心仁之端也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夫惻
隱為仁之端是愛之根也充之保四海是愛
之用也擴充到此則滿腔皆惻隱之心便是
徹內徹外徹始徹終道理故曰愛人愛之根
處名曰天根愛之用處名曰月窟天根月窟
間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在天為春在人為

二無上里也或又曰知子所言夫子只教以

間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在天為春在人為
仁無二理也或又曰如子所言夫子只教以
愛人足矣又何以曰居處恭云云又何以曰
先難後獲云也曰不言居處恭云云則工夫
無處用不言先難後獲則工夫不善用合而
觀之其于愛人之道思過半矣若以先後次
第論斷不敢以胡氏之說為然
或曰仁者愛人固矣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視
天下理亂真如孟子所謂閉戶鄉隣之闔者
夫子乃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管仲桓

公伯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而夫
子第曰如其仁如其仁豈民到于今受其賜
夷者反不如一陋巷匹夫泯泯無所適明者為
真歟不知仁主于愛而愛從何處起見孺子
而怵惕覩親骸而顙泚不恐齧觶之牛不屑
呼蹴之食真是不容自己無所為而為者吾
儒不從此處識取縱功業掀揭天地揔之從
納交惡聲處出來終不是本來真愛終不謂
之為仁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夫當一陽

來復之時造化生意尚未宣曳而聖人從此

之為仁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夫當一陽
來復之時造化生意尚未宣洩而聖人從此
處見天地之心微乎微乎知此可以論仁矣
昔友人問余顏子問為邦夫子告以四代禮
樂因革損益居然王天下氣象顏子但一陋
巷匹夫何處見得有王佐才而夫子告之以
此因以臆答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便是
有王佐才夫管仲假仁便稱霸佐顏子不違
仁豈不稱王佐即管仲可知顏子矣然則孟
子謂禹稷顏回同道真知仁哉真知仁哉或

又疑事功作用非仁歟曰不然管仲倘不遇桓公則一匡之業安所見于天下後世故君子不言遇而言心夫已立立人已達達人斯心也固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心也斯心也真不容自己無所為而為之心也故論仁者當先識心論心者當先自念頭初動不容自己處處求之不然若落第二層便是有所為而為即揄揚功業皆假矣仁者愛人談何容易斗筭之人二句註謂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

是警之不知子貢原為今之從政者虛冒以

斗筭之人二句註謂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不知子貢原為今之從政者虛冒以士之名故有此問至末方纔說出耳聖賢問答本意原在此節前三節乃其斷案也

士君子立身天地間惟求無愧于鄉人之善者足矣若不善者之惡不惡勿論可也若既使善者信其節操又怕不善者疑其矯激既使善者稱其寬厚又怕不善者議其懦弱則瞻前顧後便終身做不成此鄉原之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

仁則吾不知也聖人口氣原自渾融若曰以此
為即仁則制私非忘私之境固不得謂之即
仁若以此為非仁則制私亦忘私之漸亦不
得謂之非仁故曰仁則吾不知也近世學者
多說壞不行直以為非仁誤矣苟志于仁矣
無惡也自無克伐怨欲何待不行此直以本
體為功夫上也不幸有過即當力改故克伐
怨欲一切不行此乃以功夫合本體亦其次
也若以不行為非仁則困知勉行何以能知

之或力則一而聖人所稱克己寡過皆制

也若以不行為非仁則困知勉行何以能知
之成功則一而聖人所稱克己寡過皆剝
語矣阻自新之門塞向往之路關繫學術不
淺故不得不辨

問不行與克己同否曰克己有當下斬釘截鐵
之意不行雖頗費功夫未能遽拔病根然亦
克己之一法也後世學者直斥不行而又無
辭為克己解乃訓克為能訓己為由己之己
不知如此于復字又訓不去矣且有不善未
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又何以解也或又以

不行行字為外面強制不知未嘗復行行字亦豈外面強制耶

見利思義見危授命得力不在臨時必平日講一介不苟之學而後能見利思義必平日講朝聞夕死之學而後能見危授命不然利至然後斟酌道義危至然後商量生死則不及矣

問管仲假仁夫子曰如其仁如其仁者何曰如其仁如其仁者言其逼真也此正是說他假

其仁如其仁者言其逼真也此正是說他假

仁處

子貢方人不是拋却自家議論別人如回也聞
一知十賜也聞一知二之類使非子貢平日
把回與自家比方得停當臨時安能為此言
此聖門弟子實在工夫夫子猶然抑之者恐
惹起務外徇人之心且恐後世學者借為口
實耳子貢方人豈可與後世月旦之評並論
以直報怨是開誠布公忘其怨也忘其怨而惟
以無心處之故謂之直若以直字橫于中而

執此一一報怨則胸中又有物又不是聖人
之所謂直矣至于報字不過就彼報字而言
與子貢夫子之求孟子以堯舜之道要湯語
意同故以直報怨報字當活看康節詩有云
揚善不揚惡記恩不記讐此之謂也

此豈章惇為之哉宛然夫子不較伯寮孟子不
較臧倉氣象

問夫子告子路明白說君子修己以敬而後世
學者多流于肆何也曰學莫先于敬肆之辨

尤莫先于真為之辨此蓋真為之辨不明誤

學者多流于肆何也曰學莫先于敬肆之辨
尤莫先于真偽之辨此蓋真偽之辨不明誤
之耳何也君子修己以敬敬則為君子肆則
為小人此固不待辨者但後世小人知敬為
君子肆為小人也又偽為敬以自附于君子
于是乎有真偽之辨是真偽之辨蓋就敬之
中辨也世儒不察遂一槩以敬為偽以肆為
真不知敬或有偽偽則為偽君子肆雖皆真
真却為真小人懲其為偽君子不于敬中求
真進而為真君子乃于肆中求真退而為真

小人是果何心哉蓋欲敬不欲肆者人之心
欲真不欲偽者又人之心今既以敬為偽以
肆為真則人又安得不趨于肆也是人之趨
于肆非其人之不知自愛原是求真之心而
不知其誤為真小人耳使蚤知其誤則人非
至愚又孰肯居已于肆而甘心于小人耶余
故曰學莫先于敬肆之辨尤莫先于真偽之
辨

問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稱字當讀作去聲否

曰讀作去聲本為拔好名之根反開一好名

問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稱字當讀作去聲否
曰讀作去聲本為拔好名之根反開一好名
之門若謂天下有沒世稱情之名亦有沒世
不稱情之名使果有沒世不稱情之名在君
子固疾之在小人則甘之矣不知名實如形
影聲響然有一日之實便有一日之名無一
日之實便無一日之名縱能襲取于一時必
不能襲取于終身自古及今原無沒世不稱
情之名而誤以為有居之不疑比至無名而
後疾之則已晚矣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正欲學者務實而圖之于蚤也或曰世固有
有實而無名者又有無實而有名者何也曰
此有實而無名而子惜其無名非即名耶彼
無實而有名而子議其有名名安在哉又曰
索隱行恠後世有述又何也曰後世有述名
也後世有述而曰索隱行恠名庸愈乎知此
益信古今無沒世不稱情之名矣知無沒世
不稱情之名則學者自不敢務名自不容不
務實故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稱字斷不

務實故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稱字斷不

可作去聲讀

問君子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又疾沒世而名不稱何也曰務實不務名名必得務名不務實名必失可見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正是疾沒世而名不稱處

問夫子既說誰毀誰譽下文却不曰如有所毀者其有所試而止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何也曰此處正見聖人天地之心

能好能惡聖人也善善長而惡惡短君子所以

希聖也自人心不古而樂道人善者目為鄉
愿好稱人惡者稱為直于是世多求全之毀
而衆惡必察者不可復得故夫子不得已以
誰毀誰譽解之曰直知誰毀誰譽之為直則
知有毀無譽之非直矣世顧以好稱人惡者
稱為直何哉

問世以樂道人善者目為鄉愿何也曰此語誠
不可解鄉愿嘗以古之人古之人譏狂矣未
嘗樂道狂者之善也嘗以行何為其嗚嗚涼

嘗樂道狂者之善也嘗以行何為其鴟鴞涼
涼譏猶矣未嘗樂道猶者之善也嘗自以為
是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未嘗樂道堯舜之
善也而世顧以樂道人善者目為鄉原何哉
豈其初始于嫉忌者故以鄉原之名加于樂
道人善之士而習者遂相沿而不加察邪抑
後之學者明知其不然而姑借鄉原二字以
杜樂道人善者之口邪此吾之所未解也
平日好稱人惡惡道人善自托于直之人立朝
偏不肯犯顏敢諫偏不直

問史闕文馬借人註謂細故何以重聖人之思
曰此道理儘大一字之褒貶關千古之是非
一時之交與徵一代之風俗安得為細故而
忽之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作且不敢敢不
闕乎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敝且無憾况借人乎自古聖賢學問都在此
處胡註謂此章義疑不敢強解亦小視此二
事矣

問傳信傳疑史職也闕文何為而聖人思之曰

不聞劉靜脩讀史詩乎紀錄紛紛已失真語

問傳信傳疑史職也闕文何為而聖人思之曰
不聞劉靜脩讀史詩乎紀錄紛紛已失真語
言輕重在詞臣若將字字論心術恐有無邊
受屈人念及于此雖欲不闕得乎故闕之一
字乃天理人情之至也不止作史士君子凡
下筆之際不可不着此一念

問夫子說性相近不曾言善而孟子專言性善
何也曰人之氣質雖有不同而天命之性摠
之皆善惟其皆善故曰相近相近者是就善
之中論耳若因氣有清濁質有厚薄而遂謂

性有善有不善則善不善相去甚遠便說不
得相近矣孟子道性善正是發明所以相近
處或謂孟子性善之說不如孔子相近之言
為渾融是惑于三品之說而昧相近之旨者
也

荀子性惡禮偽之說真是以學術殺天下後世
者性既是惡禮又是偽安得不純用刑法此
李斯所以亡秦而貽禍至今未已也

道因言而明不因不言而晦道因言而明人人

執得不因不言而晦人人曉不得故曰予欲

道因言而明不因不言而晦道因言而明人人
士曉得不因不言而晦人人曉不得故曰予欲
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
何言哉可見予欲無言正是聖人深言明道
處若曰道以言明亦以言晦故曰予欲無言
便非聖人本旨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四時
行焉百物生焉豈是隱得的故曰二三子以
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
子者是丘也

近之則不孫二句遠近字不可說壞近是家庭
之常當如此遠亦是主僕之分當如此只是
這樣人但近之不曰家庭之常當如此而曰
主人近我也如此便不孫但遠之不曰主僕
之分當如此而曰主人遠我也如此便怨如
此真是難養若以褻狎為近如何去近他嚴
厲為遠如何去遠他則主人先待的差了便
說不得他難養

士君子多加意于大人君子而忽略于女子小

人不知女子小人尤是難養的可見自家學

士君子多加意于大人君子而忽略于女子小
人不知女子小人尤其是難養的可見自家學
問真是無微可忽無衆寡無小大無可慢

學至于不愧女子小人始可言學

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女子小人真是難養至
于士君子有招之而來麾之而去澄之而清
滄之而濁者是亦近之不孫遠之則怨之類
也夫以士君子之身誤為女子小人而不察
亦足羞矣

道本無方學聖人者不可以方所求之故微箕

比干之皆仁夷惠伊尹之皆聖不有孔孟之
說天下後世不幾于聚訟乎士君子果有悟
于斯理則眼界自寬家數自大開口自別

問孔子攝相三月而魯國大治即受樂不朝亦
當少留須臾以俟功業之成何為遽去不幾
為山九仞功虧一篑邪曰自古聖賢寧可無
功業之成不可無自守之義不然便是為山
九仞功虧一篑矣

問夫子問津沮溺子路反見丈人是要轉他出

仕否曰不然只是要轉他不可之念故曰

問夫子問津沮溺子路反見丈人是要轉他出
仕否曰不然只是要轉他不可不可之念故曰
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若是要轉他出仕
夫子何不先轉一及門之顏子而徒轉一傾
蓋之沮溺耶惟是夫子終日與言已轉得顏
子不可不可之念故喜而謂之曰用之則行舍
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且夫子嘗為魯司
寇說得用之則行顏子終身不仕夫子何以
曰惟我與爾有是有是者謂有是無可無不
可之念也非着跡在行藏間論也

問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明白是教他出仕何
以為不然曰原不是教他出仕只是要他曉
得君子之仕為行其君臣之義耳蓋當是時
以仕為通者若曰君子之仕也行其勢也行
其利也那裏行甚麼義所以把仕字弄的不
好看有以隱為高者見若輩如此做官亦曰
君子之仕也行其勢也行其利也那裏行甚
麼義看得這仕字全是不好的恰似仕途全
行不得義全做不得君子如此道理不明凡

要故君子的安得不着一不可不可之念故曰

行不得義全做不得君子如此道理不明凡
要做君子的安得不着一不可不之念故曰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非行其勢也非行其
利也君臣之大義自我而植宇宙之綱常自
我而立豈為功名富貴哉中間即有丟過義
只為勢利出仕的是他各人自家見不到各
人自家做了小人非槩以仕途為勢窟為利
藪也故曰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又曰夫
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行之者行其義也
知此則知仕止久速無徃非道用行舍藏無

往非學視用舍為寒暑風雨之序視行藏為
出作入息之常仕者安得以仕為可以隱為
不可隱者安得以隱為可以仕為不可哉如
此則可不可之念不轉自無矣此孔子之學
不厭而教不倦所以大有造于天下後世也
以耦耕之沮溺而知魯國有仲尼又知仲尼之
徒有仲由以荷蓀之夫人而知仲尼之不勤
四體不分五穀是從何處知之且既知同時
之仲尼必知既往之堯舜既知仲尼之徒有

仲由必知仲尼之徒有顏曾既知仲尼之不

之仲尼必知既往之堯舜既知仲尼之徒有
仲由必知仲尼之徒有顏曾既知仲尼之不
勤四體不分五穀必知仲尼之講理學而淑
後進雖志向簡有不同而識見如此才謂之
隱者不然凡山林農夫皆得謂之隱者矣有
是理乎今且無論山林農夫即縉紳章逢之
士問今日某處同志為誰某處同志為誰無
論學術何如即姓名亦茫然不知豈不有愧
于耦耕荷蓑之農夫哉或曰今天下特無真
儒耳有則人未有不知者余曰不然淳于髡

謂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由今觀之
不知戰國果無賢否髡果識孟子否已非伯
樂而謂天下無良馬誤矣或又曰真儒原不
求人知人何必知之曰在真儒雖不求人知
而在學者却不可不知人良馬不充天閑于
良馬何損若伯樂不識良馬其何以為伯樂
哉余因是又有感焉夫天下大矣高賢大良
安得一一知之不知其過小若諱言不知而
借口天下無真儒又借口真儒不求人知以
自解是又沮溺丈人之罪人也其過大昔陳

借口天下無真儒又借口真儒不求人知以
自解是又沮溺丈人之罪人也其過大昔陳
瑩中不知程伯淳而作責沈文以自責不惟
不足為瑩中病而益足以見瑩中之不可及
不知求知可也又何必自解以益其過哉余
素寡昧于海內賢豪多所未知因讀沮溺章
書此亦竊比瑩中之意云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只一並字
正見曾子仁處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
而不相悖天地且弗違况于人乎學者只有

與人並為仁之心便是天地萬物一體氣象
不然人有善而忌其與已並已有善而忌其
人之與已並即此便不是善故勘破並字當
下即仁

勘破並字當下識仁勘破忌字當下識人
疑思錄卷五

讀孟子上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一節註云此言仁義未
嘗不利夫仁義未嘗不利自是正經道理故

曰此謂國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但此處

嘗不利夫仁義未嘗不利自是正經道理故
曰此謂國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但此處
說書不當云仁義有利不然與何必曰利便
相礙利之一字戰國君臣正坐此病無論是
何樣的利只是這一利字不該言故一則曰
何必曰利再則曰何必曰利正是孟子救正
人心扶持世道處豈得已哉它日與宋牼問
答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意
亦如此

齊桓晉文之事乃當時所最豔者孟子以為聖

門所不道不忍齧觶之一念乃途人所共有者孟子以為是心足以王何也蓋桓文之事雖是燁燁一時原不從此不忍一念中流出故曰以力假仁夫不忍之心乃途人所共有者豈以桓文而獨無自有而自假之亦足悲矣陽明先生曰拋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

齊王方問霸功孟子即曰無以則王謂之曰王恰似有許多新奇異樣處及說到底只討得

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更莫有新奇

恰似有許多新奇異樣處及說到底只討得
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更莫有新奇
異樣功業及至推原所以使老者衣帛食肉
黎民不饑不寒又只是從不恐鰥鯨一念來
更莫有新奇異樣方法夫這一念人人都有
可見這功業人人都做得王道有何難為二
帝三王相傳欄柄正在于此孟子得此欄柄
故今日見齊王如此說明日見惠王如此說
千言萬語再無兩樣故曰孟子道性善言必
稱堯舜後世王道不明霸功競起如管晏輩

功業恰似新奇異樣不知發端處從此不恐
敲棘一念起否收煞處落得老者衣帛食肉
黎民不饑不寒否竊謂王霸之辨不明欲天
下太平未見其有日也

世論王霸者率捷霸功迂王道故齊景公欲用
孔子晏子謂當年不能究其蘊累世不能闡
其施景公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吾老二字正
為王道迂遠不能待耳不知王霸之分不在
事功不在久近故孟子謂管仲之功烈而曰

行乎國政如彼其久霸功果捷邪論德之流

事功不在久近故孟子謂管仲之功烈而曰
行乎國政如彼其久霸功果捷邪論德之流
行而曰速于置郵而傳命王道果迂邪至于
問王者必世而後仁是要其極而言非三十年
之前非仁三十年之後始仁也且管仲經營
四十年又不止必世矣王邪霸邪彼捷霸功
迂王道者特未之恩耳

晏子沮仲尼臧倉沮孟子其罪不在二子而在
道之不明學之不講當春秋戰國時老聃墨
翟之教行習俗以薄葬為賢而以厚葬為儒

者病故景公欲用孔子晏子沮之曰儒者崇
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魯平公欲見
孟子臧倉沮之曰禮義由賢者出孟子之後
喪踰前喪君無見焉惟儒字賢字不明此晏
子臧倉之言所以見僿而孔孟卒老于行也
可見道不可一日不明學不可一日不講

問浩然章不動心有道乎曰有一節之下即當
直接曾子謂子襄一節以見學問淵源所自
反入北公黜孟施舍二節何也曰孟子因當

時人心委靡士風掃地黜舍輩悻悻然妄以

反入北公黜孟施舍二節何也曰孟子因當
時人心委靡士風掃地黜舍輩悻悻然妄以
氣節自負世人不察亦誤以氣節歸之所以
不得不引此似是而非者以為之戒使天下
後世不至錯認客氣為浩然之氣耳且如孟
北宮黜孟施舍不是生來如此樣人若是生來
如此樣人世間儘多何足煩孟子之辨弊緣
當時道理不明有志之士懲世之委靡卑鄙
者多欲學剛方正直而又不得其道于是誤
認血氣之剛為義理之剛或一味徃必勝處

學或一味往無懼處學故曰北宮黜養勇孟
施舍養勇玩二養字自見二子意思志向都
是要好的只是學術路頭一錯遂流于無忌
憚耳故孟子不得不嚴為之辨至于告子雖
消得外面的粗暴而一切不求于心不求于
氣又添了內裏的傲慢其無忌憚更甚故孟
子亦不得不嚴為之辨必如夫子告曾子一
味自反才是真正大勇才是真正不動心此
孟子之集義養氣勿忘勿助直接孔氏之傳
而非黜舍告子之可及也

孟子之集義養氣勿忘勿助直接孔氏之傳

而非黜舍告子之可及也

黜之養勇以必勝舍之養勇以無懼都是不善
養的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這善字
最當玩味

血氣方剛戒之在闕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孔
氏家法也惡聲至必反之未有不取辱者不
量敵而進不慮勝而會未有不取敗者以取
辱取敗之道為勇何也孟子苗則稿矣之說
真為善喻

外侮之來雖聖賢所不能免惡聲至于黜無損
君子惡言不出于口必反之黜所損多矣學
問不明誤人一至于此

問氣節涵養曰氣節涵養原非兩事故孟子論
浩然之氣而曰我善養可見氣節從涵養中
來才是真氣節若黜舍革全是箇沒涵養的
人如何算得氣節

無論古人即國朝如羅一峯楊斛山諸公氣節
表表一代都是從理學涵養中來所以能完

名全節民到于今稱之其他諸公始未嘗不

表表一代都是從理學涵養中來所以能完
名全節民到于今稱之其他諸公始未嘗不
表表而末路多敗名喪節祇緣胸中以氣節
不自滿無復有學問以涵養之耳余每見世之
有氣節者又多不信講學何也可惜可惜

說者謂孟子太山巖巖不如孔子之太和元氣
不知孟子論浩然之氣而曰乃所願則學孔
子可見孟子必學其太和元氣然後能成就
其太山巖巖

問浩然章所重在養氣而孟子先曰知言者何

曰惟其能知言所以能養浩然之氣如均之
養勇也黜曰必勝舍曰無懼孔曰自反衆言
淆亂安所折衷向非孟子諛辭知其所蔽乃
所願則學孔子未有不流于黜舍者安能善
養浩然之氣耶孟子之養氣全從知言中來
知言養氣原只是一箇道理

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氣味二
勿字正見人性皆善而告子強制之使惡何
也人心之靈莫不有知不得于言不得于心

心上自是不安自是過不去自不容不求于

也人心之靈莫不有知不得于言不得于心
心上自是不安自是過不去自不容不求于
心自不容不求于氣此正是真心不容已處
正所謂性善所謂良知也告子却恐動了心
把一切得與不得都要丟過任他去罷縱丟
不過却強制之使丟過如此庶乎心不動耳
然如此要不動心有何難故孟子曰告子先
我不動心然真心本不容已彼則強制之使
其已足強制其真心非強制其妄心也如此
真心正當操存而培養之乃反強制之使其

已以斧斤自伐其山木以牛羊自牧其萌蘖
豈不謬哉彼徒知以此為不動心之捷法而
不知其法愈謬而其弊愈不可言且二勿處
又是動心強制處心又安在其果不動也告
子之學其自誤如此故曰人性皆善而告子
強制之使惡也

告子景不達孟子性善之旨不知當不得于言
時何故要求于心不得于心時何故又要求
于氣如曰不得于言時原不曾要求于心不
得于心時原不曾要求于氣如此又何故去

于氣如曰不得于言時原不曾要求于心不
得于心時原不曾要求于氣如此又何故去
要勿告子試以此反觀則自家性善亦自可
見又何疑孟子性善之說也

不得于言要求于心就求于心不得于心要求
于氣就求于氣不必去勿此之謂率性此之
謂吾儒故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
如此而已矣

顏子四勿不可無告子二勿不可有顏子四勿
勿的是已私告子二勿勿的是善念

行有不慊于心一句是浩然一章大旨人心虛
靈是非可否一毫瞞昧不過凡該行該止此
中自有權衡若是肯憑着本心行去使件件
慊于心便是集義便是自反而縮此正孟子
得統于曾子處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
則速可見聖人出處何嘗由得自家分毫雖
有智謀才力安所用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鑿井而飲耕田而食此孔子所以為至聖也

若伊尹出處豈不宛然一孔子但始謂仕不

鑿井而飲耕田而食此孔子所以為至聖也

若伊尹出處豈不宛然一孔子但始謂仕不若隱繼謂隱不若仕即此校量于豈若之間便非聖心無可無不可之妙矣

說不得仕不若隱亦說不得隱不若仕只可隱則隱可仕則仕便是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說的未嘗不是終不如吾夫子之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為正大約士君子出處之際只當論可不可不當論辱不辱殆不殆

孟子頌學孔子于夷尹則稱曰皆古聖人其自處則謙曰吾未能有行此正是孟子頌學孔子處

王霸之辨自孟子始明當時論王霸者只在仁與力之間不知仁是一樣的只是以力假處與以德行處不同耳以力服人原是力不能敵原非心服以德服人原非論力原是心悅誠服下章尊賢使能俊傑在位五節就是以德行仁就是不忍人之政天下之士皆悅天下之商皆悅五箇悅字就是照應心悅誠服

德行仁就是不忍人之政天下之士皆悅天
下之商皆悅五箇悅字就是照應心悅誠服
的悅字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章就是發揮
尊賢使能五節的源頭見得這樣王政如此
詳悉却不是外面的事業都是從乍見孺子
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的這一念來故曰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擴而充之足
以保四海四海正照應前自西自東自南自
北無思不服三句如此行仁自然是榮如此
豫于行仁自然是誰敢侮之這四章書摠只

是發明以德行仁者王一句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章正是孟子道性善蓋
當時管晏功利浸淫人心已久故人人都去
假仁假義所以認做性惡所以有杞柳湍水
之議孟子只說仁義原是大家性中生來有
的何必去做如不信是性中生來有的何不
于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去驗一驗既驗得怵
惕惻隱之心是人人有的則仁是人人生來
有的不必去做可知知仁則知仁義禮知都

是性中生來有的不必去做則性之為善也

有的不必去假可知知仁則知仁義禮知都
是性中生來有的不必去假則性之為善也
自不待辨矣是孟子道性善正所以提醒世
之假者而還之于真也其功豈云小哉故曰
救得人心千古在勳名真與泰山高

問乍見孺子入井此乃最初一念惟此時為真
若過此即有怵惕惻隱之心不過納交要譽
之念便說不得真矣此說是否曰不然戰國
之時功利成風習俗久壞故人人以殘忍刻
薄為真以怵惕惻隱為偽即有一怵惕惻隱

之人人人皆以納交要譽疑之矣看天下人皆無不恐人之心將此不恐人一念盡抹撥了故孟子憂之乃直為之說曰人皆有不恐人之心此一句真是人人信不及故不得已又舉乍見孺子入井一念為証若曰如不信人皆有不恐人之心難說乍見孺子入井之時無怵惕惻隱之心如不信平日怵惕惻隱之心為真難說乍見孺子入井之時怵惕惻隱之心亦為偽可見這惻隱一念真心人皆有之只是人不知擴而充之耳故謂天下無

隱之心亦為偽可見這惻隱一念真心人皆有之只是人不知擴而充之耳故謂天下無納交要譽之人不可謂凡有是心者皆納交要譽之人亦不可蓋孟子因天下人不信皆有此心又不信有此心者皆為真故不得已以乍見一念証之若因孟子乍見之說又執定說惟此最初一念為真過此皆是偽是又使人不信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蓋失孟子之意矣

性一也分之名為仁義禮智合之摠名為善性

只是一箇性因感之而惻隱則說他源頭是
仁因感之而羞惡則說他源頭是義因感之
而辭讓是非則說他源頭是禮是智故曰惻
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
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知之端也易以復
見天地之心而孟子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
見仁義禮智之心孟子可謂全得易之體用
矣昔人謂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其
然豈其然乎

問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如何便有怵惕惻

然豈其然乎

問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如何便有怵惕惻隱之心曰考亭詩不云乎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知仁則知源頭活水矣

天下國家事非聰明有才能者不能辦而聰明有才能者又多自恃以愚天下不知天下人卒不能愚其究也不惟自壞而且以壞人之國所以然者只是視人性皆惡若天下人皆無是非無公道所以敢于如此耳若是蚤知

人性皆善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公道自在人心難欺又豈敢自恃其聰明才能以愚天下哉許敬菴先生詩有云信知性善為堯舜肯用權謀雜管商斯道若明知如畫日世風何處不陶唐

人性原來皆善世間原來有公道只是人人信不及耳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此一時憤世嫉俗之言不可為訓

有道脉有道運夫道一而已矣是說道脉天下

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是說道運道運有隆有

有道脉有道運夫道一而已矣是說道脉天下
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是說道運道運有隆有
替道脉無古無今吾輩今日講學正所以衍
道脉而維道運也豈是得已故曰為天地立
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
平

問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
有為者亦若是
不知何所為而能若舜曰舜好問而好察邇
言顏子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可見問
之一字乃舜之所以為舜處亦回之所以希

舜處

井田封建雖古先聖王之良法在三代以後斷
不可行孟子之時井田雖廢而經界尚存只
是為豪強者兼併為貪暴者多取耳故一正
其經界則分田制祿可坐而定故孟子惓惓
為瞽之君臣望之自始皇開阡陌而經界遂
湮沒不可考即孟子在今日亦不能行矣以
孟子所不能行者而今若行之其禍豈直在
安石新法之下哉舜封象于有庠不得有為
于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不惟

安石新法之下哉舜封象于有庠不得有為
于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不惟
愛有庠之民正所以愛象而保全之也後世
封建與郡縣並行不悖真得堯舜遺意若復
併郡縣于封建則其禍又豈在唐室藩鎮之
下哉文王事殷而武周征伐孔子稱其善于
繼述若必以行井田封建為法先王是又膠
柱鼓瑟益失孟子之意矣故曰此其大略也
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潤澤二字真當
體會

井田學校王政之大端國朝什一之稅真得井
田遺意而庠序學校兼舉而並行之扁其堂
曰明倫故多少真儒皆從此作養得出真所
謂有王者興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讀孟
子書不可不知孟子之經濟處

士君子持身惟此道義然辭受取與間尤大關
鍵處故曰非其道一簞食不可受于人如其
道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此正論也但義
之為道至精至微最難體認苟見不真守不
定欣羨乎堂高數仞侍妾數百偃然為之不

之為道至精至微最難體認苟見不真守不
定欣羨乎堂高數仞侍妾數百偃然為之不
顧而曰如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且不以為泰
何況于此則其泰當更有甚焉者故不得已
又曰堂高數仞椽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
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
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可見
堂高數仞等事皆道義上斷斷乎不可為者
孟子于此不論如其道非其道而直槩之曰
弗為弗為嚴矣哉

今一見之夫則以王小則以霸如此則孟子恰似迂濶不知當時如蘇張公孫輩亦既見之矣王邪霸邪古人云于定分無毫髮之益于道德有丘山之累其蘇張公孫之謂乎觀此則知孟子非迂濶矣

居天下之廣居一節分明畫出泰山巖巖氣象廣居正位大道雖大丈夫居之立之行之其實是與凡民公共的味三箇天下字自見不然得志何以與民由之也三箇天下字正是廣處正處大處得志與民由之只是指點出

然得志何以與民由之也三箇天下字正是
廣處正處大處得志與民由之只是指點出
這道理與民共由之耳非分我所有益彼所
無也曰得志不得志觀此五字又見大夫夫
之志原要與天下人共居此廣居共立此正
位共行此大道有此志則胸中八荒我闔宇
宙度內才謂之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不然
一膜之外便分彼此其何以謂之廣且大乎
大丈夫之志雖是如此又不在得不得上論
只在志上論有此志無論得與不得廣處正

處大處自在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道理原來又淫不得移不得屈不得故曰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不加不損是說本體不移不淫不屈是說工夫

嘗見世人稍不得意輒曰宇宙雖大難容此身信斯言也則天下之廣居正位大道惟得志者能居之立之行之矣彼不得志者何以亦曰獨行其道邪富貴者能居之立之行之矣彼貧賤者何以亦曰不能移邪故象山曰宇宙

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

彼貧賤者何以亦曰不能移邪故象山曰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

問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于諸侯如此馳驛而行彭更安得不疑其為泰曰不然從者是弟子如從者見之之從者不是孟子的車不是孟子的輜重此是孟子為賓師時講學于列國所以有數百人從之非馳驛以行儀從如此其盛也傳食于諸侯如于齊餽兼金一百鎰于宋餽七十鎰于薛餽五十鎰居鄒季任以幣交于平

陸儲子以幣交之類中間或有或無或多或寡聽其自然中間又或受或不受或報或不報看其道義非乘傳以行廩給有一定之數也不止孟子如孔子在陳蔡而十哲從遊則後車亦有數乘矣曾子館沈猶而從先生者七十人則後車亦有數十乘矣何獨于孟子而疑之且當時蘇張輩遊于列國車騎輜重擬于王者以秦為從約長并佩六國相印耳若孟子不過戰國一布衣所居者何官所佩者何印所遣者何牌而驛遞肯如此應付哉

若孟子不過戰國一布衣所居者何官所佩者何印所遣者何牌而驛遞肯如此應付哉不以泰乎彭更亦不是真疑孟子只是見其車從之盛既如彼而所受七十鎰五十鎰金幣之多又如此恐其迹似泰故不得不問此正是彭更厚孟子愛孟子處非真以泰疑孟子也

孟子講學以孝弟仁義為宗當時功利之習深縱橫之風盛故凡言富國強兵者即以為良臣以為有功以為即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

人傳食于諸侯亦不為泰今孟子所講不過區區孝弟仁義之談何富何強何事何功而亦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傳食于諸侯不以泰乎當時人人把孝弟看做末節把講孝弟看做迂談所以疑孟子為無事疑孟子為泰蓋當時外人有此疑故彭更舉以為問與外人皆稱夫子好辨同故孟子不得已直自任以有功而曰于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可見這孝弟雖是庸行實非末節講孝弟雖是庸言實非迂

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可見這孝弟雖
是庸行實非末節講孝弟雖是庸言實非迂
談這箇孝弟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事無大于此安得以為無事功無大于此又
安得以為無功哉他日又曰堯舜之道孝弟
而已矣見得堯舜之道也只盡于孝弟益信
孝弟非末節講孝弟非迂談也孟子思以孝
弟仁義轉移世道興起人心使斯世斯民盡
皆仁人孝子然後其心始遂如此則從者惟
恐其不多也又何恤泰之疑哉知孝弟之道

之大知富強之說之非則孟子之非泰可不待辨而自明矣

王安石行新法原是為國的心只是把孝弟仁義看做迂闊主意專要富國強兵做箇國家有用的豪傑不知一丟過孝弟仁義便做不出有用的好事業來此所以到底國也不能富兵也不能強不惟不能富強且貽靖康無窮之禍自誤以誤人國豈不深可惜哉可見堯舜之孝弟正是堯舜之所以為事功處特安石自以為是不肯細講耳

堯舜之孝弟正是堯舜之所以為事功處特
安石自以為是不肯細講耳

自昔豪傑之士喜談事功者多迂視講學卒之
事功不能成正坐不信學之故而猶然不悟
至有忿懣不平以死者可惜也又或有致位
通顯倖成一二功業而于孝弟根本處多有
闕略卒之身名俱壞而事功亦為其所掩尤
可惜也嗚呼安得起斯人于九原而與之講
孝弟仁義之學

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不得已三字不可輕

易看過蓋人生天地間惟有這件事豈是已
得的吾輩果勘破所以不得已處自然不容
不辨自然退避緘默不得

桓文仁義假者也楊墨仁義真而差者也故孟
子均非之至于今學者猶知桓文之假楊墨
之差者誰之力也

疑思錄卷六

讀孟子下

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法先
王之說真足為萬世君臣之法苟卿欲勝其

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法先
王之說真足為萬世君臣之法荀卿欲勝其
說不得乃曰法後王不知孟子所謂先王不
專指古之先王即父有作而子述之是亦法
先王也不論本朝前代皆是先王荀卿後王
之說尤是亂道

問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若止吾輩一
二人做去恐未必能平天下曰此正要吾輩一
一二人做去若拋却自家只責望衆人堯舜
其猶病諸

手舞足蹈不是分外討這箇樂只是復還那孩
提稍長本來之愛敬耳想孩提稍長之時其
愛親敬兄真是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何
曾有絲毫情識安排在内樂而復還乎此才
是真樂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此千古聖學宗旨若
外此言學是藉寇兵而齎盜糧也

觀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可見人生來皆可為
大人只因失此赤子之心所以小耳非生來

不可為大人也故曰人性皆善

大人只因失此赤子之心所以小耳非生來
不可為大人也故曰人性皆善

問赤子之心如何失曰在不學問如何學曰在
不失赤子之心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
心而已矣求放心者求不失此赤子之心也
可見不學不是泛學亦不是

由萌蘖之生至于枝葉扶踈由原泉混混至于
放乎四海其為物不貳故曰大人者不失其
赤子之心知此則知培植灌溉䟽濬決排皆
不是義外工夫

問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不知用何樣功夫
才能不失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
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此節就是
不失的功夫于此功夫自少至老守而勿失
就是大人豈能于此外加得分毫故曰程朱
自幼即學聖賢堯舜到老只是孝弟

就是周有大賚善人是富也只是箇汎愛衆而
親仁的道理

取與死生自有大道理在須是平日講得透徹
臨時才得不差若臨時才去商量則無及矣

取與死生自有大道理在。須是平日講得透徹，臨時才得不差。若臨時才去商量，則無及矣。故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二可以字，正是臨時商量處。故曰：一入商量，便作疑。

問：橫逆之來，君子動心否？曰：君子之心，亦心也。難說不動，但衆人因橫逆之來，動尤人之心；君子因橫逆之來，動自反之心耳。故曰：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只不動，尤人之心，便謂

之不動心

君子三自反章惟顏子可以當之故曰犯而不校又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曾子說犯而不校孟子又恐學者泥其詞不得其意徒知不校不知自反故又有三自反之說若是果能自反則橫逆之來方且自反不暇安有暇工夫校量別人故三自反正是不校處昔人謂孟子三自反不如顏子之犯而不校誤矣

舜雖遭父頑弟傲自舜視之不知其為頑為傲

不校誤矣

舜雖遭父頑弟傲自舜視之不知其為頑為傲
只知道自家要孝要弟所以為古今大聖此
所以孟子論三自反必引舜為法

問人生遭際多有不同奈何曰自古聖人未嘗
不言遭際而學聖人者不可輕言遭際恐寬
了自家反己功夫

問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不免太露
英氣曰不然在君子存心固一味自反不與
橫逆校在孟子立言若只一味責備君子更

不言橫逆一字之非是益助橫逆之惡也豈
是聖賢之心故不得已說此二句正是提醒
他成就他處有此二句彼其人即甚橫逆聞
此亦未有不知警戒慚愧者或可以少折雄
心于萬一耳禹泣罪人孟子泣橫逆既成君
子之美而又不成小人之惡真所謂大造無
棄物也孟子是泛論君子處橫逆道理當如
此不是孟子以君子自任而以禽獸言橫逆
也若是孟子自遭橫逆必不發此言矣此正
是孟子立言毫無滲漏處豈可疑其太露矣

也若是孟子自遭橫逆必不發此言矣此正
是孟子立言毫無滲漏處豈可疑其太露英
氣

妄人禽獸云云君子到三自反後才好如此說
此是究竟盡頭的話不是輕易說的此所以
下文緊接君子有終身之憂而又引舜以為
証若謂必自反如舜而後可以言自反而後
可以言不校耳舜不是容易如的妄人禽獸
不是輕易說的

世之犯而必校者無論即犯而不校者亦有三

樣有自反而不校者有不自反而不校者有不自反而又以不校為校者自反而不校者顏子是也若不自反而不校但遇橫逆即曰此妄人也此禽獸也何足與之校如此若與顏子不校一樣不知這樣不校是自以為是目中無人把人都當禽獸待了是何道理是又傲妄之尤者也益失顏子不校之意矣至于老子欲上故下欲先故後之說是又以不校為校乃深于校者也其奸深又甚于傲妄故孟子存心自反之說正在精微處辨毫釐

校為校乃深于校者也其奸深又甚于傲妄
故孟子存心自反之說正在精微處辨毫釐
千里之異耳犯而不校談何容易

校固不是不自反而不校又不是如何為是曰
又要不校又要自反橫逆既一毫不介于懷
修省又一毫不懈于己方是真正犯而不校
此聖學所以為難此顏子所以為不可及
問我由未免為鄉人也何以解曰鄉人是朝夕
相與的極容易起是非故許敬菴先生作舜
人也八句時文至此云我猶未免與鄉人校

是非也與鄉人校是非亦鄉人而已矣我
猶未免與鄉人校順逆也與鄉人校順逆是
亦鄉人而已矣校是非校順逆二語直中本
章肯綮真足令人警省

君子三自反是就君子自家說在他人不可以
此責備君子若因君子自反遂責備君子自
取是左袒橫逆之說也新法之行吾黨亦激
戒之是伯淳自反之言伯淳道大德宏自家
合當如此說而論者不察遂真以為激成何
也如此則章惇蔡京輩反為不激矣

合當如此說而論者不察遂真以為激成何也如此則章惇蔡京輩反為不激矣吾黨激成之說在伯淳自言吾黨則可在他人責備伯淳諸君則不可

自家說話要謙別人論人要平自家說話只當自任不是別人論人却當分別是非

問禹稷顏回同道道字何所指曰正指那猶己饑猶己溺之心這箇猶己的心腸禹稷顏子都是一般的只是禹稷有責任說得由己顏子無責任說不得由己耳若是禹稷有了由

己的責任然後才辨此猶己的心腸其何以
為禹稷若是顏子莫有由己的責任便全然
莫有猶己的心腸其何以為顏子不知這箇
心腸就是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之心就
是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之心有了此心
便是一腔四海八荒我闔所謂大用之不愧
四海小用之不愧四境不用之亦不愧四壁
者此耳用與不用雖不同其不愧則同故曰
同道又曰易地皆然吾輩不要管與不用
有責任無責任千講萬講只是要不失此猶

同道又曰易地皆然吾輩不要管用與不用
有責任無責任千講萬講只是要不失此猶
己的這箇心

問禹稷顏回同道吾輩何以能與禹稷顏回同
道曰只在不失此心

士君子平日無猶己饑猶己溺之心臨事必無
由己饑由己溺之思猶己由己摠只是一箇
心腸

禹由己溺稷由己饑自後人視之若過于自任
不知禹稷此一念就是乍見孺子入井有怵

惕惻隱之一念可見此一念人人都是有的
如不敢承當已溺已饑之心難道亦不敢承
當怵惕惻隱之心

伊尹樂堯舜之道全不涉于玄虛只在辭受取
與一稟于道義上見得不然即誦詩讀書摠
屬口耳

問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不知伊尹所覺何道
曰伊尹覺及于此便是覺處若曰我能覺矣
而置後知後覺者于度外吾不知其所覺者

又何物也

而置後知後覺者于度外吾不知其所覺者
又何物也

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是何等擔當何等氣
槩然欲知自任以天下之重當知自任以吾
身之重蓋吾之一身原是天
下人所倚重者
若知吾之一身原是天
下人所倚重則痛痒
之心自不容已自不容不自任以天下之重
學者須是有一介不苟的節操纔得有萬仞壁
立的氣象

殷浩清修一籌莫展汾陽奢靡身係安危此左

但奢靡者之言殷浩一籌莫展是生來才短
非清修之過也沔陽身係安危是生來才高
非奢靡之故也論人者因沔陽奢靡而遂少
其再造社稷之績固不可因浩一籌莫展而
遂以為清修之不足取尤不可

甘得淡者品高容得人者量大

志伊尹之志須從一介志去學顏子之學當自

四勿學來

一鄉之善士一節說不得善蓋一鄉如此則何

日方能善蓋一鄉一國天下方去友一鄉一

一鄉之善士一節說不得善蓋一鄉如此則何
日方能善蓋一鄉一國天下方去友一鄉一
國天下之善士只是渾渾說一鄉之善士斯
友一鄉之善士見得有如此樣人品方有如
此樣的朋友又見得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
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
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不然則嫉之忌之
擠之排之矣肯與之為友耶尚論古之人不
是一鄉一國天下之外另有箇古之人只是
一鄉一國天下善士已往者都是如吾省城

前輩如李介菴諸公便是一鄉的古之人如
文武周公諸聖賢呂馬韓楊諸君子便是一
國的古之人如堯舜孔孟諸聖賢周程朱陸
諸大儒便是天下的古之人都要去尚論一
番便是與他為友一番故曰尚友誦詩讀書
知人論世又不是到友天下之善士後才去
誦詩讀書知人論世如此且稱不得一鄉之
善士何以稱天下之善士鄉國天下古今人
物都是一齊用功無遠無近無古無今無一
善士不在我形與神交之中才是箇人品原

物都是一齊用功無遠無近無古無今無一
善士不在我形與神交之中才是箇人品原
分不得前後次序只是聖賢立言不得不如此
此耳自古說朋友之交也下箇之交二字見
得交則為友不交便不是友孟子又恐人泥
定之交二字必覲面相處才謂之友如此將
友字又看的小了所以此章又說箇尚友見
得不惟天下善士是我的友雖古之善士也
是我的友如此看來我的朋友真是無窮無
盡又何孤立寡助之患耶若必于覲面相處

才謂之友毋論天下即一國之善士亦豈能
盡相面覲哉自古未有這等解友字者解之
自孟子始末節又尚論古之人一句已說盡
了即當直接是尚友也又說誦詩讀書若曰
爾平日已是誦其詩讀其書只是當箇詩書
誦讀了不曾知其人論其世與不誦不讀何
異故曰不知其人可乎是以二字正是照應
又尚論古之人句不可以言行平重且此章
書正是孟子傳心要訣惟萬章可以語此前
舜往于田數章辨堯舜禹湯伊尹孔子百里

書正是孟子傳心要訣惟萬章可以語此前
舜往于田數章辨堯舜禹湯伊尹孔子百里
奚諸人受誣蒙謗之由皆引詩書之言為証
使千古聖賢不白之冤一旦昭雪于天下後
世使千古聖賢滿腔心事昭昭乎如揭日月
而行如此才算得箇朋友才是孟子尚友于
古之善士處由此觀之若使我友一鄉一國
之善士而使一鄉一國之善士有受誣蒙謗
處我亦隨聲附和而不為之體諒即心上體
諒而不為之辨白昭雪則彼亦何取于我之

為友而我亦何以稱于天下曰友一鄉一國之善士哉古之聖賢不肯妄交交必善士與人相處有過則必為之告有冤則必為之白有善則必為之稱許相勸相規相成相愛故曰友友之云者豈徒只修相與之跡而已哉且說知人又說論世者何也夫人之受誣多因所處皆勢不同不得不冒有過之跡後人論人又多執今日之皆勢議論古人如何能識得人須是要論世在當日事勢如何在今日時勢又如何設身以處其地然後能得

識得人須是要論世在當日事勢如何在今
日時勢又如何必設身以處其地然後能得
古人之心而相諒于形跡之外如父母惡之
勞而不怨此自是正論若執此以病舜舜其
何辭孟子以然慕解之又以不若是愨發揮
則舜號泣之心事白矣娶妻如之何必告父
母此詩之言也若誦其詩而不論其世則舜
又何辭孟子以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
解之則舜不告之心事白矣封其弟而不使
之有為于其國非特愛有庠之民正所以愛

象而保全之也而或者病其為放至孟子以
封之之說解之而舜愛弟之心又白矣至于
以德衰誣禹以割烹誣尹以主癰疽瘡環誣
孔子以自鬻要秦誣百里奚使非孟子力為
之辨無論當時即今日孰知伊尹孔子之誣
哉讀此數章正是孟子尚友舜禹伊孔諸人
處且此數章俱是孟子與萬章辨論故一鄉
之善士章不與他人言獨與萬章言也
問孟子乃若其情情字非其才之罪才字何以

分別曰如齊王不忍斃觶之牛此便是情之

問孟子乃若其情情字非其才之罪才字何以
分別曰如齊王不忍殺觶之牛此便是情之
善處既不忍其觶觶又不可以廢禮思量一
畚遂生出箇以羊易之之法此便是才之善
處若夫為不善如興兵構怨之類是欲心陷
溺之罪非其才之罪也不然豈有不忍于觶
觶之牛而願忍于無告之赤子豈有有以羊
易牛之才而願無以德保民之才乎情是性
之發見處才是性之作用處原都是善的故
曰孟子道性善

問夜氣浩然之氣何以分別曰夜氣乃浩然之氣之端倪若從此端倪直養無害使一日十二時中常常如平旦之時便是浩然之氣塞于天地之間不是兩樣

操舍二字正吾儒異端之辨心體本無去住本自元妙然必操之又操以至于化存之又存以至于忘然後能復其本體原不在放也而曰放之自然體無去住原不在縱也而曰縱心所如無不元妙此所以滔天罍駕貽禍無窮

心所如無不元妙此所以滔天罗駕貽禍無窮

若說樂道便不是顏孟不及孔只為求心此吾儒最高議論然皆混于禪學而不自知其非者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曾說出所學何事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其解也孟子願學孔子故特拈出聖學之原以示人見得孔子之學只在求心原非泛然用功耳舜之授禹曰入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惟人心危而道心微所

以不得不用精一之功精而一之所以求心也若曰心本在此將甚麼求不知在此者果道心邪抑人心邪豈心果槁木死灰塊然如一物在此而不動邪果如心本在此將甚麼求之說則精一執中皆剩語矣豈舜亦不及孔邪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忠信篤敬所以求心也非馳逐于言行也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恭敬忠所以求心也非馳逐于居處執事與人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如見如承所以求心也非馳逐于出門使民也

事與人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如
見如承所以求心也非馳逐于出門使民也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勿
視勿聽勿言勿動所以求心也非馳逐于視
聽言動也人心匪精言行匪粗人心匪內視
聽匪外隨時隨處無非學問無非求心此孔
子之學所以上接虞廷之統而下開孟氏之
傳也今日孟不及孔只為求心不惟不知孟
亦不知孔

問心一耳以心求心豈心之外復有心邪兩物

對則計較生兩念橫則意見生求之為言得不幾于憧憧往來邪曰不然心非物也以心求心非兩念也能求之心即是存不能求之心即是放求之云者不過自有而自照之耳非心之外復有心也故易曰洗心曾子曰正心孟子又曰存心曰養心皆是此意若以求心為兩念則心誰去洗誰去正又誰去存且養亦不幾于兩念邪如此必舍置其心任其憧憧往來而後為何思何慮矣有是理哉此

異端所以異于吾儒而流于無忌憚也

憧憧往來而後為何思何慮矣有是理哉此

異端所以異于吾儒而流于無忌憚也

求放心乃孟子三字符也然放之久者不知學
甘于放者不肯學遂以為心不必求又以為
求之無益故不得已又曰是求有益于得者
也求在我者也知求心為求在我則心不可
不求益洞然無疑矣可見求放心三字正是
孟子得統于孔子處

孟子上章說失其本心次章即說求其放心求
放心者求不失此本心也

求其放心勿求于心此孟子告子之別

問操則存似涉于有舍則亡似淪于無臧穀亡
羊其失一也不操不舍之間有妙存焉何如
曰此異說也不操便是舍不舍便是操理欲
交戰天人貞勝勢無兩立豈有不操不舍之
間有妙存焉之理只說箇不操不舍之間有
妙存焉便是要舍的話說只是說的太巧耳
問或謂操似助舍似忘不操不舍之間才是勿
忘勿助是否曰勿忘勿助都是在操字上說

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有

忘勿助是否曰勿忘勿助都是在操字上說
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有
事是操處勿忘勿助是操之妙處非不操不
舍之間又有箇妙處也離必有事焉說不得
勿忘勿助

操字功夫最要善用故孟子有必有事焉而勿
正心勿忘勿助長之說學者只當常存操之
之心常用操之之功在操字裏面求其妙處
如優焉游焉使自得焉操之又操以至于化
便是若懲其不善操而遂謂心非操舍之可

言遂謂不操不舎之間別有妙處則愈差愈遠矣

凡說心非操舎之可言便是要舎的意思凡說調停之言便是要用小人的意思

調停之說真是誤國不小董猶不同器而藏賢奸可共國而治乎斷無此理故凡為調停之說者皆巧其詞以為小人地者也

為國者即純用君子猶恐其真偽難辨即純得真君子用之猶恐其意見不同若明知其為

小人而借口于調停之說則小人立進君子

真君子用之猶恐其意見不同若明知其為
小人而借口于調停之說則小人立進君子
立退天下國家之禍立見矣識者謂靖康之
禍不始于靖康而始于建中靖國之初信然
哉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此正是善于遠小人
處只不要已甚便是若見不善而不能退退
而不能遠而曰不為已甚則益失夫子意矣
問既知是小人却借調停之說引用之是何主
意曰此鄙夫患失之意也彼知小人敢于為

惡恐一時得志以圖報復所以借調停之說
陰結小人以自為地耳不知小人如虎狼然
一得志未有不反噬之理如元祐紹聖間引
用小人之人即受小人之害可鑒也無論為
國即自為計亦非矣故曰菑必逮夫身然則
為人臣者當何如曰只當秉公持正以進君
子退小人一心為國家計若自家恩讐德怨
禍福利害一切置之不問可也

待人當親君子而容小人故曰汎愛衆而親仁

用人當進君子而退小人故曰舉直錯諸枉

待人當親君子而容小人故曰汎愛衆而親仁
用人當進君子而退小人故曰舉直錯諸枉
以待人者用人則忠邪不辨以用人者待人
則度量不宏

吾儒云心之官則思而異端乃倡為言思道斷
不思善不思惡之說夫不思是不能先立乎
其大矣大者不立小者任其所奪無恠其以
蕩檢踰閑為圓融廣大也自誤誤人莫此為
甚

兄弟之間只凡事讓一步便是堯舜道理故曰

徐行後長謂之弟

問君子之所為如何衆人不能識曰君子之所為原不求衆人識衆人何以識之若汲汲求衆人識便非君子矣孟子願學孔子處正在于此

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必夭壽不貳纔能脩身以俟之不然鮮不行險以徼倖矣夭壽二字舉其重者而言也言夭壽則毀譽得失貧富榮辱可知有夭有壽是常事而人多以夭為

變以壽為常有毀有譽是常事而人多以毀

榮辱可知有天有壽是常事而人多以夭為
變以壽為常有毀有譽是常事而人多以毀
為變以譽為常有得有失是常事而人多以
失為變以得為常有貧有富有榮有辱是常
事而人多以貧以辱為變以富以榮為常常
者一也分常變而二之則貳矣故人生終日
營營逐逐有多少畔援欣羨處那一件不從
貳字上生來若能勘得破夭壽乃人生常事
毀譽得失貧富榮辱都是人生常事便是不
貳便修身以俟之不止夭壽為人生常事有

寒必有暑有晝必有夜寒暑晝夜乃天地之
常何況于人故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
其為物不貳知天地為物不貳則知天壽不
貳之說

勘得破天命大抵如此則一切揀擇之心自化
勘得破人情大抵如此則一切煩惱之心自
消

客有談及仕途時事者喟然嘆曰如今做官不
倚靠牆壁做不得余從容解之曰若不聞孟

子之言乎知命者不立于巖墻之下客大為

倚靠牆壁做不得余從容解之曰若不聞孟子
子之言乎知命者不立于巖墻之下客大為
解頤余因記其言以醒世

問萬物皆備于我曰仁者原來與天地萬物為
一體但世之學者看做萬物是萬物我是我
萬物與我無相干所以不肯反身所以不肯
強恕而行耳知萬物皆備于我可見我之為
我非區區形骸之我乃萬物皆備之我萬物
既皆備于我則責任在我自然推不得別人
自不容不反身反身而誠則自然是快樂的

故曰樂莫大焉反身不誠則自然是不肯丟
過故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今吾輩一日
十二時中也有反身而誠之時也有樂時不
專是聖人能之但只是有反身不誠處便丟
過了或怨天或尤人不肯強恕而行耳然所
以不肯強恕而行者原只是不知萬物皆備
于我故孟子不得已直指其本體曰萬物皆
備于我真足令人警省令人痛快此孔子論
仁宗旨非孟子不能洩其秘也

問萬物皆備于我何處見得曰就在樂字見得

仁宗旨非孟子不能洩其秘也

問萬物皆備于我何處見得曰就在樂字見得
不然萬物自萬物我自我痛痒既不相干則
反身而誠有何樂處觀其樂而萬物皆備于
我可知至于強恕而行不過要討得此樂耳
堯舜其心至今在箇箇人心有仲尼正在此
楊氏為我墨氏兼愛摠只是不知萬物皆備于
我一句一則離萬物言我一則離我言萬物
此所以謂之異端

古之人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脩身見于世玩

得不得三字可見古人之志原為天下不為
一身志量何樣大此正所謂尊德樂義正所
謂善也故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有
此志便是標柄在手故無往不可

近日講學者多佞佛而懲佛者併吾儒之學又
置之不講嗚呼弊也甚矣且此弊非自今日
始也昔楊氏以為我為宗墨氏以兼愛為宗
彼此自是彼此相懲愈激愈錮使天下之人
雖當可以為我之時亦不敢為我曰恐蹈楊

氏之弊也雖當可以兼愛之時亦不敢兼愛

雖當可以為我之時亦不敢為我曰恐蹈楊
氏之弊也雖當可以兼愛之時亦不敢兼愛
曰恐蹈墨氏之弊也大道既迷令人無路可
行不得已而存子莫之中至于子莫而此路
愈行愈差當斯時也子莫之苦亦有不可勝
言者矣故孟子覺之曰道若大路然豈難知
哉又舉禹稷之過門不入顏子之陋巷不改
其樂以實之見得時當兼愛雖如禹稷之披
髮纓冠人不得疑其近墨時當為我雖如顏
子之閉戶人不得疑其近朱而禹稷顏子又

能易地皆然彼楊墨者何故彼此自是彼此相懲至如讎敵然也故曰禹稷顏回同道同道道云者謂同在此一箇大路上行耳此路一明則楊朱墨翟必且相遇于塗向之相懲相敵如寇讎然者必且一笑而釋矣子莫方自快其有此大路可行何故復桎梏于中以自苦哉然則禹稷顏子同道之說為楊墨之各行一路而言又為子莫之懲戒楊墨者至于無路可行而言也噫楊氏懲兼愛之弊而不知己弊于為我墨氏懲為我之弊而不知己

無路可行而言也噫楊氏懲兼愛之弊而不
知已弊于為我墨氏懲為我之弊而不知已
弊于兼愛兩家遞勝是驅天下而為子莫也
可勝嘆哉今之學者懲談禪之弊而併吾儒
之道置之不講是懲楊氏而併非顏子懲墨
氏而併非禹稷也是向也驅天下為子莫今
也驅天下為鄉愿也吾儒之道何時而明天
下之弊何時而已哉有世道之責者不容嘿
嘿矣

仁義一也堯舜曰仁義湯武曰仁義五霸亦曰

仁義不知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至于老莊則絕而棄之矣然五霸之假老莊之絕棄摠只是不知性善五霸之意以為吾性中本無仁義故不得不假之以自附于湯武之列而不知一假之則其弊無窮故令人欺世盜名假公濟私使吾儒之教視為虛文為體面者五霸為之作俑也是率天下而為偽也老莊目擊其偽于是憤憤然有絕仁棄義之說若曰吾性中既無仁義何必去假與其假之而為偽毋寧絕而棄之猶不失

仁棄義之說若曰吾性中既無仁義何必去
假與其假之而為偽毋寧絕而棄之猶不失
其為真乎而不知絕仁棄義以為真是為真
小人非為真君子也而其弊更益甚故令人
毀裂網常箴棄禮法使吾儒之教視為桎梏
為糟粕者老莊為之作俑也是又率天下而
為亂也五霸假之其弊為偽君子老莊絕而
棄之其弊為真小人世教人心可勝慨哉孟
子于此不辨五霸該假不該假老莊該絕棄
不該絕棄而第曰性善若曰吾性中自有仁

義何必去假吾性中自有仁義何所絕而棄之如以仁義為可假吾性亦可假耶如以仁義為可絕棄吾性亦可絕棄耶仁義即性性即仁義故曰性善使五霸而早知性善當自悟其不待假老莊而早知性善當自悟其不能絕而棄之矣此孟子道性善所以大有功于天下後世也或曰孟子何獨言五霸而不及老莊口五霸之假是陰附于仁義之內者也不容不辨若老莊之絕棄則明叛于仁義之外矣何待辨哉何待辨哉

也不容不辨若老莊之絕棄則明叛于仁義
之外矣何待辨哉何待辨哉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自古聖賢相傳正
脉堯舜以此帝湯武以此王伊周以此相孔
孟以此師自古及今此脉常在入皆可以為
堯舜正在于此第堯舜能知擴而充之故可
以保四海途人不知擴而充之至於不能事
父母夫父母至親也而至于不能事又何論
民物然其所以不能事父母者乃不知擴而
充之之過非本來無此心也或者至此不免

于疑而不信故孟子以孩提知愛稍長知敬
驗之夫世豈有孩提而不知愛稍長而不知
敬之人乎堯舜此心途人亦此心人皆可以
為堯舜誠可以深信而無疑矣知愛知敬之
心人原皆有之而不驗之孩提稍長則人不
信其皆有此孟子不得已提醒人心處識得
此心便是仁擴充得此心便是為仁遇親而
親莫知其所以親遇民而仁莫知其所以仁
遇物而愛莫知其所以愛總之從此知愛知

敬一念中流出故曰堯舜其心至今在此自

遇物而愛莫知其所以愛總之從此知愛知
敬一念中流出故曰堯舜其心至今在此自
古聖賢相傳之正脉誠不在語言文字間也
吾輩為學正當在此處識取方可

楊氏為我舉親與民物而讎之墨氏兼愛舉親
與民物而混之此所以流弊無窮故親親而
仁民仁民而愛物乃吾儒大中至正之道實
天理人情之至也故可以常行而無弊

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是從簞食豆羹見色
處看破讓國是好名非旣以讓國為好名也

莊周謂伯夷死名于首陽之下至以臧穀亡
羊爲喻何與

扶持名教顧惜名節此正是君子務實勝處不
可以此爲好名若不扶持名教不顧惜名節
而曰我不好名是無忌憚之尤者也

問逃墨歸楊逃楊歸儒曰此二句是就人情大
較說非低昂二氏之學註謂墨氏務外不情
極是謂楊氏太簡近實尚有商量或者未達
余因問近世之人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之

人多乎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之人多乎曰

余因問近世之人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之人多乎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之人多乎曰
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之人多余曰如此則
孟子逃墨歸楊之言已驗矣只是學者不肯
逃楊歸儒耳二氏之病一般孟子謂逃墨歸
楊逃楊歸儒是就人情大較說安得謂楊氏
為近儒彼謂楊氏為近儒者是逃墨歸楊而
不自覺者也

養心莫善于寡欲一句乃吾儒養德養身之秘
訣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只是箇寡欲寡

字是用功如欲寡其過而未能之寡不是在
分數多寡上說寡之又寡以至于無故周子
曰無欲無欲之說正是解孟子寡字之意

問養德養身曰如仁者其言也訥所以養德也
而常默元氣不傷在其中矣惟酒無量不及
亂所以養德也而節飲臟腑和平在其中矣
養心莫善于寡欲所以養德也而寡慾身體
康強在其中矣此吾儒養德養身原非兩事
之說也若專為不傷元氣而訥言專為臟腑

和平而不及亂專為身體康強而寡欲功夫

之說也若專為不傷元氣而訥言專為臟腑
和平而不及亂專為身體康強而寡欲功夫
雖未嘗不同却非吾儒之旨

問見知聞知章大意曰玩由堯舜至于湯由湯
至于文王由文王至于孔子語意見孔子得
統于文文得統于湯湯得統于堯舜而中間
禹臯陶諸人特為之承前啓後云爾然而無
有乎爾二句人徒知孟子以禹臯陶諸人自
任而不知其所以自任之意正是為後來之
湯文孔子者地耳此其屬望後人的意思真

是至懇至切孟子這一段心腸真是聖人天
地之心

朋友觀書多有摘議晦菴者陽明先生曰是有
心求異即不是吾說與晦菴時有不同者爲
入門下手處有毫釐千里之分不得不辨然
吾之心與晦菴之心未嘗異也若其餘文義
解得明當處如何動得一字又答徐成之書
云晦菴折衷群儒之說以發明六經語孟之
旨于天下其嘉惠後學之心真有不可得而

議者吾于晦菴亦有罔極之恩近世訾議晦

音于天下其嘉惠後學之心真有不可得而
議者吾于晦菴亦有罔極之恩近世訾議晦
菴者多借陽明為口實不惟不知晦菴亦不
知陽明矣

門人武用望

郭壯

田應登

李惟幾

馮思再

張達材

鮑鯨如

何補之

楊廷佐

劉嘉會

葉世美

高允升

王可啓

王之翰

徐方敬

白鶚騰

宋如武

梁滋

強克柔

許相

王再諭

屈還伸

蘇時雨

王家禎

劉應時

張紹齡

郭封

馬元吉

胡從周

劉大成

王宗信

陳懋學

呂學書

任國璋

賈士傑

曹更新

諶允孚

沈騰蛟

李廷標

孫陞

王國俊

林生輝

趙譔

楊起泰

趙譔

趙聯極

林起鳳

線純然

趙 譔 楊起泰 趙 譔

趙聯極 林起鳳 線純然

李長年 任國珣 蒲士偉

潘 桂 黃增輝 邵堯照

邵震元 楊來復 劉自堯

祝萬齡 陶爾德 杜鵬程

張紹戎 梁爾禎 馬元善

王紹熙 蘇 訓 馮 昂

王之良 黃運棗 梁嘉樂

梁嘉善 李昌齡 劉紹芳

辜茂方 宋佳胤 鄒燿

屈鍾瑞 張光裕 周基

蕭如蘭 屈鍾秀 党應聘

晉生耀 劉仕明 錢光裕

王紹舜 晉生輝 桑本立 校梓

男康年 嘉年 全校

余友人讀先生疑思錄問於小子訓曰周茂叔云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馮先生特致言於疑也何相戾也訓曰不

然茂叔為拋却無心之鏡而專用逆億者發故

千里馮先生特致言於疑也何相戾也訓曰不

然茂叔為拋却無心之鏡而專用逆億者發故
係明於公絕疑於獨蓋指細人揣摩猜慎之疑
不可有非謂吾儒參求心性之疑為可少也若
吾儒參求心性之疑一人無此則真覺閉一日
無此則心徑塞一隅無此則師說蕪一邦無此
則正學廢一世無此則人人師心室室置喙猖
狂恣肆之習熾而孔門弗明弗措之教化為荆
榛虺蜴之途矣不亦大可畏哉又謂漆雕開曰
吾斯之未能信馮先生曰吾斯之未能疑奚取

於疑與信而反之也訓曰不然先生之求為疑
即開之求為信能疑斯能信不能疑無能信之
日矣試想漆雕開未能兩字是何境界則疑信
之關一撞俱破寧有二哉往歲讀王龍谿先生
文錄愛其矢口玲瓏篇章浩淼比再讀則澆澆
舒軼之氣一發輒盈數札蓋闡明自正評駁自
確雖曰為陽明先生倡揭良知之學不啻採焚
拯溺竊恐遠紹微言者不應縱制舉之筆而開
蔓衍之津也余秉梗之未敢言因讀馮先生見

示諸刻響與桴傳語隨意盡且是編言格物言

蔓衍之津也余秉梗之未敢言因讀馮先生見
示諸刻響與樛傳語隨意盡且是編言格物言
率性言求仁言仁義孝弟提綱攜領觸處洞然
真如月落萬川為物不貳令人灼見堯舜孔孟
以來相傳嫡脈翼聖言而掃新舊之說在此編
矣其視語語拈着良知字者孰脫灑而孰沾帶
也小子訓中心悅之式之不自知其狂僭而以
問於先生非謂薄龍谿而弗師也西使再至慳
先生教之

門人長白劉鴻訓謹跋

夫學之難也傳而不失其宗難自孔子以學之不講為憂歷曾思以至孟氏立的於萬世是故學道者必折衷於魯鄒云秦漢以來侈於訓詁詞章雜以佛老清譚淆亂偏陂而莫可救藥逮濂洛關閩諸大儒起始振其敝以扶其統厥後門戶分立而議論煩議論煩而真旨隱於是陽明先生倡為致良知之說以覺人心之迷其有功於聖門甚大而其末流亦不免有遺議甚於傳而不失其宗難也我師少墟夫子崛起關中

繼涇野先生後執理學牛耳其入道也曰吾斯

傳而不失其宗難也我師少墟夫子崛起關中

繼涇野先生後執理學牛耳其入道也曰吾斯
之未能疑其提宗也曰人性皆善而要其歸於
不失其赤子之心由濂洛以窺洙泗而學始粹
然復歸於正語具錄中錄凡六卷徃徃言本體
不離功夫言功夫不離本體即若所勘欲立欲
達修己以敬君子自反數則儼然立心制行待
人真矩矱也而拔本塞源之論寫出千古同體
萬物之旨與末世俗習相沿之弊自堯舜之孝
弟禹稷顏回之同道以至五伯老莊楊墨子莫

之悖亂狂偽若見垣一方皆前賢所未發又前
賢所欲發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矣齡退而深
惟曰孔子以博文約禮剖精一之蘊故記論語
曾子唯一貫作大學子思明性道著中庸孟子
正人心息邪說以承三聖不得已而與門弟子
述仁義七篇夫子闡實行正宗旨接鄒魯以來
不絕如綫之脉厥有疑思錄其係於世道人心
豈淺哉於是群及門士謀壽諸梓以傳讀是錄
者倘能以不失其赤子之心為聖學真訣而服
習夫子之訓精察而力行之又何傳而失其宗

者倘能以不失其赤子之心為聖學真訣而服
習夫子之訓精察而力行之又何傳而失其宗
者之足憂也耶謹拜手而書於後

門人咸寧張紹齡謹跋



續少微集

卷三

疑思錄

三



凡人及... 疑思錄... 卷三... 三

寶大書三...







